

做年夜与掸蓬尘

□高明昌

全鸡全鸭，蹄膀斤把重，鱼是半生熟，干丝整两张，不炒的。米饭现烧，浅碗，酒是黄酒，酒盅放八仙桌三面，南面空着，放蜡烛，上香用场。第一次斟酒了，做年夜就开启仪式。母亲开始化锡箔，化了十余分钟，待锡箔燃点未尽之时，母亲双手作揖，然后说，今早做年夜，老祖宗吃好用好，望老祖宗保佑全家，然后就磕头。磕好后，父亲磕。完后，母亲对我们说，快过来，给老祖宗磕头。我们兄妹四个，鱼贯而出，我先磕，挨下来三个姊妹。我磕头快，母亲说，对老祖宗说了吗？说啥呀？母亲说，就是要老祖宗保佑你读书读得出。我说，老祖宗肯定帮我，不说他们不计较的。母亲对我三个姊妹叮嘱，你阿哥忘记说了，你们相帮说说话，姊妹们嗯嗯嗯，都给老祖宗磕头了，磕得比我有样。磕头完毕，顿时觉得客堂里的烟雾成了仙气，仙气缭绕，所有角落，都是敬意，都是暖意，也都是春意。

这样的磕头，从我五六岁起开始，磕了几十年。2018年做好年夜后，母亲已经八十有五。母亲到底老了。母亲对我们说，从明年起，年夜，你们要自己做了，我们齐声嗯嗯。我们从此知道，原先的母亲做年夜等于我们做年夜的日子宣告结束。我们四个小家，都要学会做年夜了。好在几十年看过来，道道工序都记在心里了。大家觉得，自己做年夜也是应该的，在我看来，并且饱受爱的祖宗里，太奶奶早走了，爷爷也走了，2017年4月，父亲也走了。现在，是该轮到我们对祖宗表达感情了，况且海边村的家家户户都保持着这一习俗。大家觉得这样做，先对得起祖先，再对得起自己，不做年夜，过年的心境会有些不宁。做好年夜后，第二天，我们开始掸尘扫灰，主要的任务是清除一年的积尘，清理平时乱堆乱放的杂物。在海边村，这道生活就叫做“抖蓬尘”，其实就是打扫卫生，寓意是明显的，就是把屋里弄整齐，好干干净净地迎接春天。

在我的记忆里，做年夜与掸蓬尘是过春节之前不可漏却的重要活动。哪个先做，没有定规，所以有时是先掸蓬尘再做年夜的，是颠倒的，颠倒是另一种的顺序，只要认认真真地做，一样不碍事。关键是确保质量。掸蓬尘很有道道，一是家庭成员全员参与，称得上是一次积极的，有规模的群众性卫生运动。二是分工极为明确。我记得掸蓬尘开始，父亲将芦花扫帚扎在

长柄竹竿的顶上，用这个清扫房顶上的烟尘、蜘蛛网。这个活儿量大，强度高，需要臂力，心也要细。母亲担心父亲漏掉地方，她就扎好头巾，眼睛朝屋顶看着，指挥着父亲这儿要掸一下，那儿要掸一遍。有时两人会发生争论，父亲说弄过了，母亲说还没有，母亲那时会说，儿子看看。我一直偏向母亲，阿妈说的是对的。父亲只好把竹竿移过去再扫一次。

蓬尘掸好以后，我们就开始收拾地面的杂七杂八了，只看见，母亲在面盆里放了少许的清水，端到每一个房间，用手均匀地泼在地上，然后掸掉碗橱、桌椅上的尘灰，最后才扫地，地扫了几次，到最后，水泥地会发亮，泥地会发黑。收拾之后的家，灶面白亮了，房间清新了，客堂明亮了，桌椅光鲜了，碗盏整齐了，连鞋子也是一字排成行。一天过去了，里外都变样。母亲很满意，对我们说，把衣裳脱下来。我们明白，掸蓬尘任务完成了，父亲可以喝茶抽烟去，我可以串门，叫上几个小朋友，一起到仓库场去。母亲在屋里忙这忙那。父亲对母亲说，你歇一下。母亲说，还没有忙好。是的，没有忙好，比如，我们脱下来的脏衣服，我们换下来的脏鞋子等等。后来的几天，我看见母亲的活儿就是磨粉，磨了一缸；父亲经常性去镇上。到了晚上，我顺着灯光去母亲房里，母亲在三门橱里翻出翻进，我看见了那几件新衣裳，还有几双新鞋子，我晓得这些主要是我和姊妹们的。

做年夜做到现在，从未间断，只是现在换了操持人。不过心里一直想一些问题：为什么要做年夜，为什么食物要自己洗自己烧，为什么要全鸡全鸭？至今还没有想透彻。总体感觉，这做年夜的过程很繁复，但规整，也虔诚，可以让我们懂得内容与做法，也让我们知道按规矩办事，按传统做事，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因为仪式的周正与周全，可以让我们心存敬畏，敬畏天地，敬畏规则，敬畏先人，促使我们保持正道与克己守礼，除却心内的龌龊。事实也如此，我们好生活着，吃香的喝辣的，穿漂亮的用最先进的，先祖却与我们阴阳相隔，心里总是沉落落。春节里，时间相对集中，日子相对闲适，这时给他们送点吃的用的花的，这应该是我们对他们感恩与怀念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义务，也是责任，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天理与人理，无由回避，无法逃脱。

新年，从吃一碗“糖汤糕”开始

□俞富章

过年之前，收到朋友的微信，邀请我去他家熬糕。

熬糕，是上海郊区松江农村民间对用米粉加工糕点的制作过程的一种叫法。

“过年熬糕，熬糕过年”。松江农村，总是把熬糕与过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平日里可以不熬糕，不吃糕，但过年时节，那是一定要熬糕吃糕的。糕，与“高”谐音，过年熬糕吃糕，讨一份好口彩，寄一种美好的寓意，期望着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福运一年比一年高！

朋友家在浦南农村。到朋友家时，发现熬糕的场面已经铺开：雪白的米粉堆在一张大竹匾里，熬糕的模子整齐地放在一张老旧的八仙桌上，一台熬糕的电炉摆到了大门口……我已经多年不见熬糕了，看到眼前颇为隆重的场面，不禁怦然心动，仿佛见到了久违的朋友，亲切而熟悉，浑身的热血瞬间沸腾起来了！

松江农村制作的这种糕，说到底实际也是一种米糕。糕的原料以糯米为主，添加少量的粳米。记忆中，糯稻的产量不高，但是，就是考虑到过年有熬糕吃糕的年俗，又不能不种糯稻，因此，当年生产队里每年都会栽种糯稻，但比例极小。糯稻收获之后就加工成糯米，直接分配到每户人家。每家所分得的糯米数量并不多，不过用来熬糕是完全足够的。每家都会把仅有的糯米保留着，等到过年时再拿出来熬糕。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糯米饭，那糯米饭吃在嘴里又香又糯还带甜味，比粳米饭要好吃了。父母告诉我，糯米不能全部烧饭吃掉，要留点存着，过年时用来

熬糕的。

熬糕的过程并不冗长，操作并不复杂，但其中却凝聚着民间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关乎美食，重要的是关乎人生之梦想与追求。

首先要将糯米磨成粉。磨粉之前，先将糯米浸泡淘净并晾干，这是很重要的环节。磨粉的工具是石磨。石磨由石头凿刻而成，上下两层，圆形如盘，并配有本质的磨头磨把。这是一种古老的磨粉工具，当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拥有。磨粉时，将石磨搁在由两张长凳与一把长梯组成的架子上，石磨一侧是装着米的木盆，石磨下面是一张大的竹匾。一人推磨，一人执磨头并一把米一把米的加入石磨的入口，米粉就在石磨的碾转中溢出来，静静的溢到竹匾内。

磨粉是我见过的最温暖最亲切最美好的家庭风景。我记得，我家通常都在大堂里磨粉的，母亲推磨，父亲把磨并加米。母亲与父亲一边磨粉，一边回忆着一年的往事，畅想着新年的憧憬，说到开心处，他们就会放声笑起来。伴随着母亲推磨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父亲则将一把一把糯米添入磨中，一粒粒饱满滚圆的米，就在父母的回忆与畅想中变成了米粉。那洁白如雪的米粉，凝聚着的是过往的岁月，美好的未来。这是一幅令我一想起来就心生感动的风景，虽然并不浪漫，却是温情脉脉。

米粉磨好后，堆放在竹匾里；熬糕前，需要加入少量白糖水，以增加甜度。米粉装入模子之前，还要用双手将米粉与糖水搓匀搓细；再用筛子将米粉筛到制糕的模子里。

模子是熬糕的重要工具。熬

糕的模子是木质的，模子的底座有雕花，雕花丰富多彩，大多为吉祥喜庆的图案；模子里放满了米粉，就覆倒在蒸笼格上。模子覆盖过来后，就会发现模子内的雕花出现在了糕的表面，令糕呈现出美妙的图案，一块小糕就有一幅图案，每幅图案都生动可爱，令人喜欢。

当年，熬好的糕放在土灶上蒸的；如今可以在煤气灶上蒸了，省事，便利又环保。

蒸熟后的糕，散发出浓浓的米香。这个时候，乘热吃糕，香浓糯软，味道极佳。记得，我家蒸糕时，蒸熟的第一锅糕先分送给左邻右舍的；而左邻右舍也会给我家送糕。这种相互赠送软糕的行为，显然不是耍炫耀谁家糕点的厨艺和味道，而是分享，分享不同糕点的不同味道，分享生活的美好，传递的是邻里之间的和谐与温度。

过年熬糕，当然是为了过年吃糕。除夕的年夜饭和大年初一的早饭是必须吃糕的。

在我的记忆中，最具仪式感的就是每年大年初一的早饭。大年初一，母亲总是第一个起床，起床后就为一家人准备早饭。早饭并不复杂，但很正式，就是用熬好的糕与红糖水煮成“糖汤糕”。等我们起床后，母亲就会给我们每人盛上一碗“糖汤糕”：大半碗的糖水沐浴着两块软糕。一碗两块软糕，也是一种心愿：好事成双！新年第一餐，我们一家人围在一桌，每人一碗糖汤糕。咬一口，满嘴香香的，甜甜的，糯糯的，软软的，暖暖的……

新年，就从吃这一碗“糖汤糕”开始了。



■牛气冲天
摄影 王志强

新春新貌

□王海

新春新貌

新春新貌新风扬，
家家户户喜洋洋。
过节不忘抓生产，
上班下田比飞翔，
终年浴汗在路上。

浦东开发

千年滩涂翻涌芦，
开发令下响脚步。
厂房民房比速建，
一夜惊飞鸥和鹭，
大海倾泻万顷波。

奉贤新城

春风拂动金海湖，
泡泡公园疑似图。
新城“独立无边界”，
“遇见未见”叠变数，
乐章响自“九棵树”。

奋力前行

新使命，新时期，
奋力前行金牛年。
人大五次会召开，
沪上愿景绽斑斓，
举目征程天地宽。

献礼建党

擘画蓝图展眼前，
奋发有为步更坚。
大旗映红新征程，
千出不凡扬起帆，
献礼建党一百年。



家居新场的南山寺旁。

原与南山寺对应的还有个北山寺，动荡年代中毁了。如今那里高楼林立，很难说清楚哪是原址，也绝不可能推楼复庙。

文尊孔夫子，武拜关云长。江南小镇的人只图平安，绝大多数心系菩萨独尊佛。南山寺重启山门，点燃红烛高香，香客络绎。逢初一、十五，过我家门口去寺的行者更多，他们脚步匆匆，形色虔诚，听口音大多数是市区人。他们肯定不是头一次来，他们怎么知道这儿有个寺？佛音相传，他们觉得“灵”，赶几十里或百里也在所不惜。

曾闻寺庙本身就是一个“镇物”，所以周围不宜居住。我却认为香火旺盛的寺庙，聚的是人气，何来“煞”？寺庙中众多僧侣与世无争的修炼意境，以及往来香客的祈福善念，只会形成一种平静而祥和的气场环境。

生活烧香，除臭、提神、造氛围；祭祀烧香，敬神、拜佛、供祖宗。到南山寺的香客是拜佛，这是中国的香文化，是现代人追求好运和吉利的习俗。

头香

□詹超音

头香，是凌晨在佛像前，为表虔诚焚烧的第一炷香，亦称“头炉香”。很奇怪，我认识的人里，没听说过谁烧到过头香。于是就有人说，菩萨是不会与人做交易的，只要真心实意，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即使在家中的佛龛点燃心香一瓣，也可称为“烧头香”。

每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家门前的马路上私家车会越停越多，绵延数里，人声鼎沸，个个面露喜色，因为礼仪到了，仿佛菩萨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虔诚。

我在南山寺旁住了二十多年，每年大年三十都重复着这一盛况。

去年的年三十晚上，因为疫情，南山寺闭着山门，一夜清静。今年仍暂停聚集性宗教活动，但人性化地贴出告示，烧香祈福可由法师代办，让你了却虔诚的心愿。